

## ■只是故事

## 独自吃火锅的流言

夏爱华

过年前的一个周末晚上,老婆回娘家了。我一个人在家没饭吃,再加上闲坐无趣,就独自出去吃火锅了。喝着冰啤,吃着涮菜,心里还蛮惬意的。一抬头,发现刘嫂和刘哥进来了。

刘嫂看见我,一脸诧异,伸长脖子问我:“噢,怎么一个人出来吃火锅?小两口闹别扭了?”我忙说没有的事儿,只是老婆回娘家了。刘嫂说,肯定是你欺负她了,好好的,她回什么娘

家?我接着解释,就她那脾气,我哪敢欺负她?

刘嫂盯着我瞧了半晌,说:“知道你们一直没孩子,不会是因为这事吧?”

我再三解释,没有的事儿。我们夫妻俩感情好着呢!刘嫂疑惑极了:“这也不是,那也不是,那你们是为了什么……”

我不耐烦地说,什么也不是,她回娘家了,我独自吃回火锅,不行吗?

第二天,母亲匆匆进门,

指着鼻子臭骂我一顿:“秀儿哪点不好,你干吗非要跟她离婚?”我一头雾水,谁说我要跟秀儿离婚啊?

周末过完,老婆回来了。一进门就认定我有了外遇,想跟她离婚。她查看我的手机,证实一切正常,又翻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,才哭哭啼啼地相信我对我基本上是忠诚的。

为了证明我们是一如既往的恩爱夫妻,那天晚上我们携手去吃火锅。一进门,正

碰上刘嫂刘哥带着儿子吃火锅。刘嫂眼瞪得像铜铃,一迭声叫道:“哎哟,听说你们离婚了嘛,这么快就复婚啦?”

我郑重声明,我们根本没离婚。

刘嫂上下打量我一会儿,恍然大悟,说:“噢,我明白了,现在时兴什么候鸟夫妻,平时两人分居,一两个星期才相聚一次,你们是不是也在赶这时髦?对了,你们是丁克夫妻吧?只想自己乐呵,死活不要孩子的那种?”

## ■不是乱弹

## 株连式做菜法

吕麦

前阵子,天气还暖和的时候,婆婆家的大蒜都发了芽。老人家不舍得扔掉它们,找出几个宜兴竹节盆,做成几盆“水仙”,并让我们带一盆回家搁茶几上。因为茶几上时常有阳光照着,那蒜苗长得绿油油,葱郁郁。

连降雪雪那几天,天气寒冷,老公不想去父母那边吃饭,可是,平日我们自己基本不开伙,家里除了方便面、几个鸡蛋、两根我做美容用的黄瓜,连青菜都没有。吃什么呀?老公放眼在屋里搜寻了一番,眼光落在茶几上,嘴角浮起开心的笑。

他拿起一把剪刀,刷刷剪下茶几上嫩绿的蒜苗。然后,捞出竹节盆里的蒜头,去皮,在砧板上拍碎,剁成蒜泥,然后得意地一拍手说:“今天,本大厨亲自掌勺,请夫人品尝美味可口的——蒜泥拌黄瓜、蒜苗炒鸡蛋。”

晚上,婆婆见我们一天没过去,不放心,打电话过来问我们吃的啥。我如实告知。不料,婆婆在电话里气得大叫说:“你们忒狠了,不但‘斩’了人家孩子(蒜苗),还‘剁’了娘(蒜头)。有没‘株连三族’,把竹节盆砍了生火?”

## ■甲方乙方

## 这生日不敢过了

王春来

前几天遇见表哥,他给我讲了他五岁儿子小毛在幼儿园的故事。

表哥说,幼儿园孩子每次过生日,家长都买上一块大蛋糕带到幼儿园,让所有孩子一起分享。等轮到小毛过生日时,表哥想搞个创意,不仅买了大蛋糕送到幼儿园,还给班上的其他孩子每人买了个漂亮的小笔记本。

等下个孩子过生日时,那个家长也有样学样,额外给每个孩子买了本小相册。

后来又有孩子过生日,那位家长看前面的家长又买笔记本又买相册的,自己也不能让孩子“丢面子”啊,就给每个孩子买了一个精品玩具……于是,家长买的东西越来越贵重,等到后来,有的家长干脆开着小车拉着东西到幼儿园给孩子过生日。

眼看又要轮过来一圈了,表哥这个始作俑者非常后悔,当初干吗要搞什么创意,顺其自然按着常规买个蛋糕就好了。他开始琢磨,是不是要给儿子换家幼儿园了?

## ■江湖传言

## 最羡慕“红领”

朱宗成



漫画 郭■

周日,老婆的大姐、二姐到我家来做客,三姐妹难得聚在一起,从早上见面聊到中午,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大姐是个车间技术工人,算是个蓝领,二姐在外企当主管,是名副其实的金领,我老婆算是个小白领。三姐们现在正围绕这个话题聊呢!

老婆说:“我最羡慕

二姐,金领一族,有钱有车……”

她还没说完,二姐便打断她的话:“羡慕我什么呀?我羡慕你才对,你不知道在外企上班,压力多大呀!我倒想当个小白领,自由自在,朝九晚五的。”

“什么朝九晚五呀,还不是三天两头加班!而且生活在那种环境,都是些比吃比穿的同事,就说上个月

吧,我穿了件地摊货去上班,被同事发现后,居然在背地里嘲笑了我半个月!”

大姐笑说:“什么金领、白领,我都不羡慕,我只羡慕我儿子这样的红领中。衣服非专卖店的不穿,饭桌上没有荤菜不吃,每周还要保证吃一回肯德基或麦当劳,上学放学还有专人接送,这才是人见人羡的日子呀!”

## ■忽悠男女

## 情人节老公歪语

张松

我下班时,老公正好办事回来经过我们单位,于是,一块回家。

那天正是情人节,大街上热闹非凡。见一个个或漂亮或平常的女人怀抱玫瑰一脸甜蜜“晒”着幸福,我碰碰老公的胳膊:“看人家,情人节都有人送花!”

老公说:“你看不出人家都是小年轻吗?谁老夫老妻的还送花?有那钱不如去吃饭了!”

终于看到一个四五十岁

的女人抱着一大束花从我们身边经过,我说:“看,人家年龄也不小了!”

老公坚定地说:“她肯定是卖花的,前面不就是夜市嘛!”

又走了两步,我发现了一个男的背着女朋友呢!

老公说:“那女的肯定是病了,男的背她上医院呢。旁边不就是医院吗?”

可是,人家根本没进医院。

## ■有点出格

## 满两百返两百

王占贵

老婆花钱大手大脚,买衣服动辄成百上千的。我说了她几次,她有所收敛。

那天老婆又缠着我去逛商场,说是商场搞活动,满两百返两百。来到商场,老婆没像以往那样直奔女式服装和卖鞋专柜而去,而是拉着我来逛男装区,帮我选了一件728块钱的外套,又给我买了一条238块钱的裤子,算了算又给我买了两双袜子,凑足了1000块钱。

拿着返回的1000元购物券,老婆拉着我去一楼买鞋,我说我的鞋够穿了,不用买了,老婆白了我一眼,说哪是给你买呀。最后,老婆自己相中了一双靴子,1098块钱,她眉头都没皱一下就买了。

回到家,我又开始数落老婆:“你说你的鞋有多少,家里都快放不下了,怎么又买呢。要是便宜也就罢了,那么贵,又不是等着穿,花那冤枉钱干吗!”

这回,老婆一点也不示弱:“我给你买1000块钱的东西都没说啥,就花98块钱给自己买双靴子,瞧你没完没了的样子!”

我说怎么是98块钱呢,明明是1098块钱嘛。

老婆说:“是啊,一共花了1098块钱,你买衣服花了1000块钱,算下来,我买靴子可不是才花了98块钱嘛,我都没说什么,你还得便宜卖乖了?”

## ■东张西望

## 五分钟培养认字神童

马燕

表妹毛毛从三岁开始,二舅妈就着手教她识字。当然,认的都是很简单的“上、中、下、人、口、手”之类的,但是毛毛贪玩,三天也记不住一个,二舅妈天天摇头叹息。

小舅看了颇为不屑,说:“嫂子,照你这样教法,就把孩子给耽误了,看我给你教一个!”说罢,他扯着毛毛的手就进了里屋。

五分钟不到,小舅又拽着毛毛出来了。在大家的注目下,小舅径直进了厨房,从里面拿出两个一模一样的作料瓶,往桌子上一放。

小舅问:“毛毛,你认

上面的字。”

毛毛眨眨大眼睛,小手指着瓶子上的字,准确地读对了“醋”“酱油”,竟然一点没错。

大家甚为惊讶,让毛毛背过身去,把两个瓶子换了个位置,再让她认,她竟然又读对了。大家这才相信,小舅真有两下子。

只有二舅妈心存疑惑。她拉过毛毛,问:“告诉妈妈,你真认识这几个字吗?”

毛毛仰着头,天真地说:“不认识。只是老叔跟我说,看见瓶子上是两个字的就念‘酱油’,是一个字的就念‘醋’。”

## ■南京萝卜

## 新年乌龙

易振华

老外史密斯夫妇起得比较早,他们站在楼道门口,史密斯脚边放着一个大袋子,见人就弯腰:“蚌油皂,洗脸好。”看来这老外是入乡随俗,也学会做小本生意了。

老婆历来对这种推销方式感兴趣,开口就问价:“Money?”

史密斯夫妇又弯腰:“Good morning!”

不对啊,老婆问价钱,他

们该回答多少钱才是,怎么会回答“早上好”呢?我越想越不对劲,连忙对史密斯夫妇弯腰致谢,拉着老婆离开。

后来反复揣摩史密斯所说的“蚌油皂,洗脸好”这句话,明白了,原来老外说的是“朋友早,新年好”,发音不准闹乌龙了,幸好老婆问的“Money”发音也不准,让老外听成了“Moming”,不然就糗大了。

## ■同笑时代

## 怎么生的又是女孩

王世虎

儿子今年刚满八岁,上三年级。前两天,他小姑在医院顺利产下了一个孩子,一听说消息,他便缠着要我们带他一起去医院探望。

刚走进产房,儿子便兴奋地奔向小姑的床边:“小姑,小姑,是男孩还是女孩?”他小姑满脸幸福地说:“给你生了个小妹妹。”哪知儿子一听却不乐意了,咕哝了一句:“哎,怎么又是个女孩!”

他小姑脸色当即就变绿了,同病房的几个大人也开始窃窃私语:“哎,这孩子,才多大啊,就说这样的话……”

一旁的妻子更是尴尬得

无地自容,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,说:“女儿多好啊,父母的贴身小棉袄。儿子有什么好的,如果都像你这样,还不把父母给气坏了!”

儿子急了,忙解释道:“妈,我不是这个意思!你看我今年都上三年级了,已经不是小孩子了,可我床下还藏着那么多小时候的玩具,一直舍不得扔掉。前年大姑生了一个女孩,去年小姨也生了一个女孩,好不容易等到小姑生孩子了,又是个女孩,我是发愁我的玩具送不出去啊!”

哎,原来如此!

## ■三言二拍

## 拔牙英雄传

张莘莘

牙有点儿疼,对着镜子照了半天,终于发现在左下后的方位有一粒白色牙尖破龈而出。智齿。医生叔叔一照,小镊子一拨拉,就下了断语:“你这牙,这辈子也甭想长出来了,只有拔了。”

我慢慢地躺上治疗椅,鼻尖开始冒汗。无影灯打开了,手术盘拆开了,手术器械稀里哗啦地摊了一盘子,上麻药,我看看表,下午2点50分。医生叔叔举起手术刀,伸进口腔,划下了第一刀,接着,镊子、钩子,陆续进驻,还有一根吸管在咕噜咕噜往外吸着血水。

“把你的手握成拳,顶着下巴,对,两只手一起。”我疑惑,这是干吗?转眼,才发现医生叔叔的手上不知何时已换成了一把起子、一把锤子。那起子直接抵上了牙齿,而锤子就在头顶开始咣咣地敲击……医生叔叔手上忙活着,起子锤子钳子镊子轮番上阵,嘴里也没闲着:“嘿,行啊!纹丝不动呢,小瞧它了!”

我开始后悔了,我不想拔了。“当然不行?都到这当下了,想不拔也不行了,今几个,你是想拔也得拔,不想拔也得拔!”医生叔叔威严地看着我,“张嘴,张大点!没想到你这样的美女居然能长出这样的‘金钢牙’,来,上涡轮机!”我闭上眼,认命地张开嘴,眼泪却不由自主地开始流淌。透过蒙眬的泪眼,我看见他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地施展着他的十八般武艺,还有那根已经不知道咕噜掉我多少血水的吸管,鼻子里一阵一阵冲进血腥味。

好一场大战,终于,在手表指向下午4点的时候,那颗“金钢牙”终于离开我的嘴,清脆地落入手术盘中,OK!“刚才的过程你们都看见啦,这牙长成这样倒不常见,若是拔时弄碎了,这麻烦可就大了!”回头,这才发现身后早已站了三四个年轻医生,得,充当了一回非正常的活体教学标本!

投稿邮箱:citystar111@163.com

地址:南京市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场6楼现代快报《南京纪事》版收